

卷第六十三 女仙八

玉女 邊洞玄 崔書生 驪山姥 黃觀福

玉女

唐開元中，華山雲台觀有婢玉女，年四十五，大疾，遍身潰爛臭穢。觀中人懼其污染，即共送於山澗幽僻之處。玉女痛楚呻吟。忽有道士過前，遙擲青草三四株，其草如菜，謂之曰：「勉食此，不久當愈。」玉女即茹之。自是疾漸痊，不旬日復舊。初忘飲食，惟恣遊覽，但意中飄搖，不喜人間，及觀之前後左右亦不願過。此觀中人謂其消散久矣，亦無復有訪之者。玉女周旋山中，酌泉水、食木實而已。後於岩下。忽逢前，道士謂曰：「汝疾即瘥，不用更在人間。雲台觀西二里有石池，汝可日至辰時，投以小石，當有水芝一本自出，汝可掇之而食，久久當自有益。」玉女即依其教，自後筋骸輕健，翱翔如若，雖屢為觀中之人逢見，亦不知為玉女耳。如此數十年，發長六七尺，體生綠毛，面如白花。往往山中人過之，則叩頭遙禮而已。大歷中，有書生班行達者，性氣粗疏，誹毀釋、道，為學於觀西序。而玉女日日往來石池，因以為常。行達伺候窺覷，又熟見投石彩芝，時節有准。於一日，稍先至池上，及其玉女投小石、水芝果出，行達乃奪取。玉女遠在山岩，或棲樹杪，即在彩去，則呼歎而還。明日，行達復如此。積旬之外，玉女稍稍與行達爭先，步武相接。欻然遽捉其發，而玉女騰去不得，因以勇力擊其膚體，仍加逼迫。玉女號呼求救，誓死不從，而氣力困憊，終為行達所辱。肩之一室，翌日行達就觀，乃見蟠然一媪，尪瘠異常，起止殊艱，視聽甚昧。行達驚異，遽召觀中人，細話其事，即共同問玉女，玉女備述始終。觀中人固有聞知其故者，計其年蓋百有餘矣。眾哀之，因共放去，不經月而歿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邊洞玄

唐開元末，冀州棗強縣女道士邊洞玄，學道服餌四十年，年八十四歲。忽有老人，持一器湯餅，來詣洞玄曰：「吾是三山仙人，以汝得道，故來相取。此湯餅是玉英之粉，神仙所貴，頃來得道者多服之。爾但服無疑，後七日必當羽化。」洞玄食畢，老人曰：「吾今先行，汝後來也。」言訖不見。後日，洞玄忽覺身輕，齒發盡換，謂弟子曰：「上清見召，不久當往。顧念汝等。能不恨恨？善修吾道，無為樂人間事，為土棺散魂耳。」滿七日。弟子等晨往問訊動止，已見紫雲昏凝，遍滿庭戶；又聞空中有數人語，乃不敢入，悉止門外。須臾門開，洞玄乃乘紫雲，竦身空中立，去地百餘尺，與諸弟子及法侶等辭訣。時刺史源復，與官吏、百姓等數萬人，皆遙瞻禮。有頃日出，紫氣化為五色雲，洞玄冉冉而上，久之方滅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崔書生

唐開元天寶中，有崔書生，於東州灑谷口居，好植名花。暮春之中，英蕊芬鬱，遠聞百步。書生每初晨，必盥（盥原作與，據明抄本改）漱看之。忽有一女，自西乘馬而來，青衣老少數人隨後。女有殊色，所乘駿馬極佳。崔生未及細視，則已過矣。明日又過，崔生乃於花下，先致酒茗樽杓，鋪陳茵席，乃迎馬首拜曰：「某性好花木，此園無非手植。今正值香茂，頗堪流眄。女郎頻日而過，計僕馭當疲。敢具單醪，以俟憩息。」女不顧而過。其後青衣曰：「但具酒饌，何憂不至？」女顧叱曰：「何故輕與人言！」崔生明日又先及，鞭馬隨之，到別墅之前，又下馬，拜請良久。一老青衣謂女曰：「馬大疲，暫歇無爽。」因自控馬，至當寢下。老青衣謂崔生曰：「君即未（未原作求，據明抄本改）婚，予為媒妁可乎？」崔生大悅，載拜跪請。青衣曰：「事亦必定。後十五六日，大是吉辰，君於此時，但具婚禮所要，並於此備酒饌。今小娘子阿姊在灑谷中，有小疾，故日往看省。向某去後，便當咨啟，期到皆至此矣。」於是俱行，崔生在前，即依言營備吉日所要。至期，女及姊皆到。其姊亦儀質極麗，送留女歸於崔生。崔生母在故居，殊不知崔生納室。崔生以不告而娶，但啟以婢媵。母見新婦之姿甚美。經月餘，忽有人送食於女，甘香殊異。後崔生覺母慈顏衰悴，因伏問幾下。母曰：「有汝一子，冀得求全。今汝所納新婦，妖媚無雙，吾於土塑圖畫之中，未曾見此。必是狐魅之輩，傷害於汝，故致吾憂。」崔生入室，見女淚涕交下曰：「本侍箕帚，望以終天；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輩，明晨即別。」崔生亦揮涕不能言。明日，女車騎復至，女乘一馬，崔生亦乘一馬從送之。入灑谷三十里，山間有一川，川中有異花珍果，不可言紀；館宇屋室，侈於王者。青衣百許迎稱曰：「無行崔郎，何必將來？」於是捧入，留崔生於門外。未幾，一青衣女傳姊言曰：「崔郎遺（遺原作遣，據明抄本改）行，太夫人疑阻，事宜便絕，不合相見；然小妹曾奉周旋。亦當奉屈。」俄而召崔生入，責謫再三，詞辨清婉。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，後遂坐於中寢對食。食訖命酒，召女樂洽奏，鏗鏘萬變。樂闋，其姊謂女曰：「須令崔郎卻回，汝有何物贈送？」女遂袖中取白玉盒子遺崔生，生亦留別，於是各嗚咽而出門。至灑谷口回望，千岩萬壑，無有遠路。因慟哭歸家，常持玉盒子，鬱鬱不樂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曰：「君有至寶，乞相示也。」崔生曰：「某貧士，何有是請？」僧曰：「君豈不有異人奉贈乎？貧道望氣知之。」崔生試出玉盒子示僧。僧起，請以百萬市之，遂往。崔生問僧曰：「女郎誰耶？」曰：「君所納妻，西王母第三女，玉卮娘子也。姊亦負美名於仙都，況復人間！所惜君納之不得久遠，若住得一年，君舉家不死矣！」（出《玄怪錄》）

驪山姥

驪山姥，不知何代人也。李筌好神仙之道，常歷名山，博採方術。至嵩山虎口岩石室中，得黃帝《陰符》本，絹素書，緘之甚密。題云：「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，道士寇謙之藏之名山，用傳同好。」以糜爛，筌抄讀數千遍，竟不曉其義理。因入秦，至驪山下，逢一老母，鬢髻當頂，餘發半垂，弊衣扶杖，神狀甚異。路旁見遺火燒樹，因自言曰：「火生於木，禍發必克。」筌聞之驚，前問曰：「此黃帝《陰符》秘文，母何得而言之？」母曰：「吾受此符，已三元六週甲子矣。三元一周，計一百八十年，六週共計一千八百年矣（「一千八百年矣」原作「一千八年」。據陳校本改）。少年從何而知？」筌稽首載拜，具告得符之所，因請問玄義。使筌正立，向明視之曰：「受此符者，當須名列仙籍，骨相應仙，而後可以語至道之幽妙，啟玄關之鎖鑰耳。不然者，反受其咎也。少年觀骨貫於生門，命輪齊於日角，血脈未減，心影不偏，性賢而好法，神勇而樂智，真吾弟子也！然四十五歲，當有大厄。」因出丹書符一通，貫於杖端，令筌跪而吞之。曰：「天地相保。」於是命坐，為說《陰符》之義曰：「陰符者，上清所秘，玄台所尊，理國則太平，理身則得道。非獨機權制勝之用，乃至道之要樞，豈人間常典耶？昔雖有（明抄本「雖有」作「蚩尤」。）暴橫，黃帝舉賢用能，誅強伐叛，以佐神農之理。三年百戰，而功用未成。齋心告天，罪己請命。九靈金母命蒙狐之使，授以玉符，然後能通天達誠，感動天帝。命玄女教其兵機，賜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，此書乃行於世。凡三百餘言，一百言演道，一百言演法，一百言演術。」

仙抱一之道，中有富國安民之法，下有強兵戰勝之術。皆出自天機，合乎神智。觀其精妙，則黃庭八景，不足以為玄；察其至要，則經傳子史，不足以為文；較其巧智，則孫吳韓白，不足以為奇。一名黃帝天機之書。非奇人不可妄傳，九竅四肢不具、慳貪愚癡、驕奢淫佚者，必不可使聞之。凡傳同好，當齋而傳之。有本者為師，受書者為弟子。不得以富貴為重、貧賤為輕，違之者奪紀二十。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，藏名山石岩中，得加算。本命日誦七遍，益心機，加年壽，出三屍，下九蟲，秘而重之，當傳同好耳。此書至人學之得其道，賢人學之得其法，凡人學之得其殃，職（明抄本、陳校本「職」作「識」）分不同也。經言君子得之固躬，小人得之輕命，蓋泄天機也。泄天機者沉三劫，得不戒哉！」言訖，謂筌曰：「日已晡矣，吾有麥飯，相與為食。」袖中出一瓠，命筌於谷中取水。既滿，瓠忽重百餘斤，力不能制而沉泉中。卻至樹下，失姥所在，惟於石上留麥飯數升。悵望至夕，不復見姥，筌食麥飯。自此不食，因絕粒（粒字原闕，據明抄本、許刻本補）求道，注《陰符》，述二十四機，著《太白陰經》，述《中台志闡外春秋》。以行於世。仕為荊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。（出《集仙傳》）

黃觀福

黃觀福者，雅州百丈縣民之女也。幼不茹葷血，好清靜，家貧無香，以柏葉、柏子焚之。每凝然靜坐，無所營為，經日不倦。或食柏葉，飲水自給，不嗜五穀。父母憐之，率任其意。既笄欲嫁之，忽謂父母曰：「門前水中極有異物。」女常時多與父母說奇事先兆，往往信驗。聞之，因以為然，隨往看之。水果來洶湧，乃自投水中，良久不出。漚之，得一古木天尊像，金彩已駁，狀貌與女無異。水即澄靜。便以木像置路上，號泣而歸。其母時來視之，憶念不已。忽有彩雲仙樂，引衛甚多，與女子三人，下其庭中，謂父母曰：「女本上清仙人也，有小過，謫在人間。年限既畢，復歸天上，無至憂念也。同來三人，一是玉皇侍女，一是天帝侍辰女，一是上清侍書。此去不復來矣。今來此地，疾疫死者甚多，以金遺父母，使移家益州，以避凶歲。」即留金數餅，昇天而去。父母如其言，移家蜀郡。其歲疫毒，黎雅尤甚，十喪三四，即唐麟德年也。今俗呼為黃冠佛，蓋以不識天尊道像，仍是相傳語訛，以黃冠福為黃冠佛也。（出《集仙傳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